



杨林书院

| 郑剑文



杨林书院遗址

本报记者 李想 摄

杨子山上藏着一个杨林书院,据说那是泉州最早的书院之一。我是不久前才知道的,虽然我生长在杨子山下,也曾多次登临杨子山,可我却忽略了书院的存在,每次上山吸引我的是那无处不在的野花、怪松与奇石,还有那时隐时现的山泉。

确实,书院早成废墟。如果没人引路,在茂密的山林中,仅凭几堵断墙与数方古碑,实难找到书院遗址。正是谷雨时节,有文友相邀到杨子山探寻杨林书院旧址。恰有一场疏雨来临,杨子山愈发林净风清,那鹅黄色的相思花铺展在山野上,山风中带着微甜的清香气息。我们寻到书院遗址,见老榕的虬根穿过残墙,把那半堵墙体紧紧缠绕,似乎想抱住一段老去的岁月。残墙周边是疯长的青草,有一方爬满青苔的崖石,上面刻着“读书处”三个行书,字体厚重饱满,有朱熹笔意,下面刻有“唐杨肃宋吕大奎泊有明诸先儒俱读书于此”等几个小字,唐宋许多名家曾在此修学布道。

杨子山状似古代妇女头上高高的发髻,故俗称崎髻山,它耸立于南安石井与厦门同安交界处,隔海遥对金门太武山,这里藏着泉州早期书院的肇始荣光。唐末,名医杨肃在此结庐读书、采药隐居,相传他曾治愈闽王王审

知夫人的顽疾,后又应诏入京,为太后诊治痼疾。唐昭宗感念其功,将崎髻山赐名“杨子山”,又敕建其读书处为“杨林书院”,从此花香与书香弥漫山林之间。

“杨林”二字取得绝妙!恰合此山茂林修竹之景,又寓文脉如林木生生不息之意。杨子山的风穿越千年,而当理学宗师朱熹来到山中讲学,那儒风书香变得更为浓郁了。南宋绍兴年

间,朱熹任同安主簿,兼理泉州府学,常往来于泉南各地讲学授徒。他曾多次登临杨子山设帐讲学,四方学子云集山间。如今在山上仍可找到“极高明”“仙苑”“活源”等题刻,见证了他们悟道山水的过往。“极高明”三字刻于书院遗址东侧的巨石上,笔力雄浑,端庄洒脱,左下方落款“晦翁”,正是朱熹的名号。“极高明”取自《中庸》“极高明而道中庸”,既是朱熹对杨子山意境高

远的赞叹,也是他对理学追求的最高境界。书院门口悬崖上有一小瀑布,瀑布边题两字“活源”,似乎在提醒我,此涧水不在于大,而在于“活”。“问渠那得清如许,为有源头活水来”,这或许是朱子理学的精华之处,他想告诉莘莘学子,读书要活学善思,汲取新知,才能水到渠成。

因为朱熹的教化,杨林书院人才辈出。有宋末名儒吕大奎,他“宁为泉南鬼,不为北朝臣”,用生命践行了儒家的忠义精神;有明朝时号称“南国双贤”黄华瑞、黄华秀兄弟,他们都是进士出身,为官清正廉明;有明嘉靖进士郑普,他官至云南知府,留下一座“邦伯坊”,让后人铭记他的清廉政绩。据统计,从书院走出的学子有二十九位高中进士,杨子山成为名副其实的“海滨邹鲁,人文渊薮”之处。

杨子山留存多方明清时期碑刻,印证书院的文脉传承。书院残墙嵌着一方清乾隆年间的《清水岩重建朱文公祠碑记》,碑文详细记述了朱文公祠的历史渊源。漫步山上,众多石刻散落其间,抚过道道刻痕,仿佛触摸到一缕缕文脉。那天,听到一个消息:杨林书院即将重建!千年书院即将焕新重光。我想,这份藏于山海之间的文脉,必将穿越时空,绵延不绝。



访叶飞将军故居拟长歌以赞

| 吴水景

金剛山上雨初晴,車向將軍故里行。
蒼岩巨石列翠屏,嘉木良材欣向榮。
是處山川擁地靈,堂構飛聲氣恢宏。
紀念館內人爆棚,紅色精神此續縻。
幼年歸國辭南瀛,鷺江負笈尋光明。
閩東星火耀晶瑩,革命旗幟高高擎。
獅子頭前決死生,子彈穿胸熱血凝。
揮師抗日振長纓,東進江南出奇兵。
夜襲機場鬼子驚,黃橋激戰壯軍聲。
孟良崗上杀气腥,南京城頭勢披旌。
君不見,一代名將叱咤風云萬里征。
直下江浙掃雷寇,兵鋒無處不縱橫!
左海潮涌持大鵬,赤子歸來鬢未星。
八閩圖治肝胆傾,任人唯賢籍股肱。
鷹廈鐵路走鏗鏘,集美海堤跨滄溟。
春風沃野鳴倉廩,工廠商賈百業興。
高考紅旗動京城,不忘厅长王于畊。
主管交通開錦程,建設海軍擊長鯨。
華僑事務高建瓴,涂歌里咏足好評。
將軍卸甲心猶誠,念念不忘故國情。
良好家風紹門庭,清廉素節樹儀型。
今來故居拜忠貞,碑碣齊云望不勝。
事迹俱堪入汗青,精神不朽化永恒!

渔家傲·石井渡口有感

| 杨新辉

九六秋光臨古渡
一身許向滄溟處
隔海遙瞻烟島路
潮聲訴
昔年王氣留津浦

初識漁翁言海趣
親嘗咸浪沁心悟
遠憶帆帆開疆土
凝眸顧
兩岸風濤同朝暮

独处(外一首)

| 吕文宾

关掉所有喧嚣的出口
暮色漫进空窗
像未说完的话
悬在寂静中央
过往沉在杯底
不搅,不尝
独处是一面镜子
照见未被打磨的光
不必打捞,不必安放
风来,便轻轻摇晃

岁月余温

日子被烟火揉成棉絮
散落在每一寸寻常
雨打湿过的痕迹
都长成了暗纹
那些跌撞的脚印
在时光里结痂
不攀附浮华的枝丫
只守着心底的芽
锋芒被岁月磨成沙
余温,藏在沙粒之下

七月里的花

| 占素花

在季节的维度里行走
年轮于草长莺飞间
滋生了香气
它让七月葳蕤葱郁
恰似精致的蓝雪花
裹挟清甜的风
携手共舞刚柔并济的探戈

在日子的回廊间踱步
岁月于花红柳绿中
拥有了旖旎
它让七月神采飞扬
宛如倔强的向日葵
镶嵌金黄的徽章
书写人生荡气回肠的诗篇
在时间的赛道中奔跑
视野于五彩斑斓里
勾勒出曼妙
它让七月群芳争艳
仿若绮丽的紫薇
涂抹鲜红的胭脂
赴约晚霞沉醉西下的黄昏



凤凰花开忆母恩

| 黄孔曜

初夏风暖,满城凤凰花灼灼盛放,艳红的花瓣簌簌飘落,铺满街巷。又是一年中考季,少年学子奔赴考场的身影,撞开了我尘封二十四年的记忆,那些藏在大山小路里的温柔与滚烫,再度漫上心头。

二十四载光阴倏忽而过,可那年盛夏的光景、母亲的模样,依旧清晰如昨。我年少就读的乡间中学,没有中考考点,需远赴镇上考试。于幼时常年困于群山环抱的我来说,热闹的小镇是遥不可及的繁华天地,是我心心念念的“大都市”。那里人头攒动,红彤彤的苹果铺满果摊,酸甜软糯的冰糖葫芦串起烟火暖意,琳琅的吃食、新奇的玩物,都是大山里不曾有的光景。可山路崎岖,从家到镇上要徒步

一个多小时,从小到大,母亲只带我去过寥寥两次。

母亲一生素来内敛要强,从不愿麻烦旁人。可为了我的中考,她破例开口,提前一个月联系了远嫁镇上的江苏同乡阿姨。素日交好的阿姨满心热忱,爽快应下,为我们母子腾出了落脚的方寸之地。

中考前一日,我们整装启程。母亲挑起沉沉的一挑子,一头是自家菜园鲜嫩的青菜,是她想赠予同乡的心意,另一头是被褥、洗漱用品,满满当当皆是细碎牵挂。前路是蜿蜒的八字形大山,需先攀高再下行,山路陡峭崎岖。我跟在母亲身后,望着她被扁担压得微微佝偻的脊背,步履蹒跚地向上攀登,山风掀起她的衣角,单薄的身

影在群山之间格外渺小。一瞬间,温热的湿润猝不及防涌上眼底。

山路蜿蜒,母亲边走边叮嘱我,嗓音温柔却坚定:“娃啊,多读书,以后走出这大山,好好讨生活。”我连忙上前,想接过扁担替她分担,她却倔强地推开我的手,反复宽慰:“不用,妈没事,你留着力气,好好应对明天的考试。”那一刻,我懂得,所有的逞强,都是藏在心底最深的疼爱。

考试当日,晨光熹微,母亲便早早守在考场出口。母亲一生勤俭至极,往日赶集,哪怕过了饭点,也宁愿饿着肚子徒步回家,从不舍得在外花销分毫。可那日,她执意拉着我走进街边小饭馆,细细询问菜品价格,再三斟酌后,我们点了一盘青菜。

店主熟识母亲的品性,知晓她为

人质朴节俭,悄悄为我们添了一碗苋菜豆腐汤。结账时,我看见母亲小心翼翼掀开裤子内衬的布袋,指尖轻轻捻出几张褶皱的毛票,小心翼翼地付清饭钱。那一幕,深深烙印在我的年少时光里,温柔又心酸。

后来,我如愿走出大山,考入大学,看过万千繁华,走过南北长路。可二十余年岁月流转,最动人的风景,依旧是那年山路上挑担前行的母亲。她虽不懂大道理,却用一生的勤劳、质朴与节俭,为我诠释了最珍贵的品格。

如今岁岁凤凰花开,年年中考如约而至。我也常常将母亲的美好品性讲给孩子听,让这份大山里孕育的纯粹与坚韧,伴着岁岁繁花,岁岁传承,岁岁温暖。



主旦

| 谢忠怀



高甲戏演员将戏中悲欢与现实生活相融。

本报记者 李想 摄

一身疲惫叩开家门,掌间的钥匙仿佛也浸满倦意。饮下冷水润开干渴的喉咙,她带着未卸尽的戏台残妆蜷在沙发里,困意汹涌而来,转瞬沉入梦乡。梦里呢喃未歇,人去骤然惊醒,夜半深幽的寂静,反倒让心底的烦乱愈发清晰。

时钟恰好指向半夜一点,她放轻脚步走进女儿卧房,细心替孩子掖好被角。目光掠过书桌,一纸家长会通知被文具静静压着。排戏日程早已敲定,两件事撞在一起,缺席已成定局。绵长的愧疚如蛛网般缠绕心头。远在省外的家人、孩子不甚理想的学业、辗转奔波的日常,诸多心事在脑海里层层翻涌。回首走过的人生路,再遥望孩子未知的将来,一身戏衣裹着俗世烟火。台前唱遍人间离合,幕后独揽万般愁绪,所有滋味,都沉淀在这沉沉长夜里。她取过桌上空白的作业纸,落笔写下:“对不起!妈妈爱你!”

轻轻退回到自己的房间,案头摊着新到手的剧本。新一轮紧锣密鼓的排练,已然近在眼前。此番要打磨的,正是高甲戏经典剧目《柳枝告状》。戏里母亲为保全家族,被迫舍弃亲生骨肉,那份两难与愧疚,恰似此刻的自己。戏团同伴殷切的目光、台下观众沉醉的神情——浮现,让她无从退缩。她曾扮演孟母,也曾饰演三娘,戏文里的两难抉择,如今尽数落到了现实生活中。纵然左右为难,前路依旧要一步步走下去。既舍不得膝下孩童,又不愿辜负台下一双双满怀期许的眼眸。

她拉过木椅坐在灯下,指尖抚过纸页密密麻麻的批注。眼角倦意未消,眼底却慢慢亮起微光。低声默念白,反复圈点唱词,纷乱的心绪渐渐归于平静。半生驻守戏台,她早已学会把生活里的万般褶皱,悄悄收进心底。纵使愁绪万千,戏比天大。戏要唱得端正,人更要站得挺拔。

她又想起独自在外打拼的丈夫。身边无人照料起居,烟酒也少人规劝,

绵长的牵挂漫上心头,长夜漫漫,睡意荡然无存。

思绪飘回年少跟着戏班四处奔波的岁月。乡间戏台多搭在晒谷场与庙埕,盛夏顶着烈日演午戏,寒冬迎着寒风登台。夜里栖身在潮湿的古厝,铺一把稻草就寝,蚊虫扰眠,夜夜难安。戏班三两天就要辗转数个村落,常常饥一顿饱一顿。她也曾陷入孤立无援,萌生过放弃唱戏的念头,可每当锣鼓响起,水袖扬起,所有软弱都会烟消云散。闽南乡野的清风吹练了了她的身段,也淬炼了她的心性,柔弱肩头,早早扛起戏台与家庭两份重担。

窗外夜色渐淡,天际透出一缕鱼肚白。她合起剧本,起身简单梳洗。脸上的油彩可以洗净,眉宇间的笃定却分毫未减。灶上烧好温水,备好女

儿的早餐,又提前备好午间的芥菜饭,随后细细收拾好戏服与头饰。育儿、家务、排练日复一日交织在一起,她步履从容,把一地琐碎打理得井井有条。天色大亮,街巷人声渐起,街头保洁已经开始劳作。她背起装满行头的布包,推门走进晨风之中。昨夜满心煎熬,此刻脚步依旧沉稳。观众只看见台上唱腔婉转、身段优美,一身武旦功底利落飒爽,翻腾跳跃轻盈自如,很少有人知晓,这份光鲜背后,是彻夜难眠的思虑,是亲情与热爱两难取舍的煎熬。

半日排练结束,转眼到了午饭时间。众人陆续离场,唯有她留在台上,一遍遍打磨唱腔身段,不肯轻易休息。这份较真勤勉,早已是剧团众人皆知的习惯。可又有几人,读懂她心底的执着与期许?入门之时,师父谆